

史料
編七

光緒大事集鑑

(上)

廣文書局印行

本書承 國立中央研究院
惠借影印書稿謹此致謝

光緒大事彙鑑

光緒大事彙鑑卷一

全州趙炳麟柏巖著

嗚呼中國軍事之失機吾必以甲申爲最自南關規復我師有戰必克越人內附法之政府方詰責國會軍餉幾至內闕使我贊廟謨者鼓勵將士乘機進取河內可襲而破也然後再訂和約則建威可銷無限之萌矣乃捷書朝聞和議夕上事會一失日蹙百里嗚呼是誰之罪歟述法越之役

法越之役

二年丙子五月雲貴總督劉長佑請慎邊防

法之經營越南也康熙時有闊爾倍兒者創立社會謀開

廣南商業由法廷使僕挨物來廣南關芝林居留地又有教士在東京廣南間布教是爲法越交通之始越嘉隆王兄弟爭位走暹羅法教士許介政府發兵助復位事成訂約和親且割化南酬之適法政黨構難國民集義勇隊傾山岳貴族改革國會內亂阡阡議遂寢及越王宏文宏時繼立逐法將校教士道光咸豐間法遂擾越之南六省嗣德王立法遣外交官孟契尼來越越不接待法復進兵水師司令官格兒自化南港上陸占領西貢越求和割定祥嘉定三川流域畀之償款二十萬佛郎同治間雲南提督馬如龍購火器西洋已革同知李玉墀乘法商輪取航道

越南寧海汎入紅江達滇越官阻之法領事徐普義照會
我副將陳得貴得貴札越官放行商船大副台僕依因至
北圻適法帝拿破侖三世派海軍大佐寶得圖力探越航
路自湄江入口不便寶死命海軍大佐安鄴繼之遇台僕
依漢口台言由富良江便遂集貲開航路越廷拒之法遣
兵攻河內結越匪黃崇英爲內應我滇督劉長佑檄總兵
劉玉成知府覃遠璫等助越剿越招劉永福抗法斬安鄴
黃崇英於陣而越臣阮仲合者黨法力言戰不利和便越
遂以仲合行成立安南保護約以寧海爲通商埠代越權
稅東京越君臣未關白中國也長佑知越難未已上疏請

慎邊防

疏云越南緬甸國原弱小勢復衰微越南割地於法人咫尺之間儼然敵國緬甸接壤於印度往來之便視若通衢彼自立之未能豈維藩之可寄藩籬

不固莫禦外侮之侵兵甲不修難爲小邦之庇臣擬俟餉項稍裕簡練精兵扼咽喉之地備戰守之資與外藩近接聲援爲中國資其捍衛使彼無隙可乘窺伺之心庶乎稍

欽長佑籌防數年而越內政礪玩亂黨馳紛毆散終不可扶持云

七年辛巳十月詔滇粵督撫籌保越禦法策

法謀越日急其政府向議院預計兵費議院籌兵籌餉殷殷我駐法使臣奏聞之乃詔滇粵各督撫統籌保越禦法

之策詳細入奏

雲貴總督劉長佑奏云竊意防禦之道慎密爲先控制之方利便爲要法人居中爲變尙在未動若合水陸內外並防則防禦

之中有控制之勢越南水路距澳門五十餘更惟廉州協營汎地與之連界海面向無師船往來近年招商輪船運米越南則往來甚熟李鴻章請於商船往越之際添派兵

輪同往遊弋與會紀澤請撥師船數艘移近南服所見相同要須假市糴之便以漸移入東京借護商之名分泊順化等處既可以遠壯聲威使彼有所嚴憚更可以近探動靜在我得爲豫防再派得力大員隨機密諭越王並令動息相聞則越南君臣縱不能奮發自強亦不忍輕背大德至陸路則廣西現有防軍駐紮越南邊境以助緝捕若於現有之營添調勁卒於毗連之地潛設要防是備禦在無形之中與兵輪有相應之勢不至敗法夷之疑議即可爲越國之聲援昨接慶裕來函現已議增防軍與臣等所籌正合若雲南僻在西南於越南交界地方從未設有防軍倘遽查疆列戍轉孤越人之勢即如丁日昌所云添設關卡堵塞谿徑亦恐外人得以藉口尤虞內匪乘而生心第事變無常未可逆料若竟不爲戒備一旦變起倉猝始謀調兵遠赴則無以爲綏藩之計更無以爲固圉之方臣等至愚亦惟有藉辦土匪爲名於臨安開化廣南各郡增募練軍邊員統帶無事則勤加訓練以資巡防有事則相機應援以便調遣以現在情形而論但能如此設防惟念法夷自據嘉定六省以來越南四境皆有商埠教堂恣其橫行無所阻礙所顧忌者惟該國羣盜久據要津今羣盜勢亦稍衰故欲擱然除之以并其國自非中國提繫越王必無以圖存然法夷脅其君臣漁其財利已非一日取越與否非有甚異其所以處心積慮者乃在通商雲南先以圖越爲嘗試中國庇之則求開市雲南寢取越之說中國置之則且全據越境爲漸進之謀此時稍失權衡即貽他日無窮之患臣等再四審度以爲待其既吞越境爲守邊之計不如乘其始動爲弭戢之謀滇粵三省與越接壤東西首尾山洞相連幾二千里叩關造費莫可端倪要害與

共勞費滋其分之則患勢弱合之又恐防疏若及此時弭釁於外則自三江口以至海陽一帶東西僅百數里其西北境之宣光興化兩省現有該國副提督劉永福駐守以中國兵力爲之禦敵東京兵聚而力省以視防守滇粵之邊勞逸懸殊利害相遠然遽以兵屯禦河內則有啟釁自我之慮待其已變而始出境相援則有鞭長莫及之憂伏念越南爲我藩臣及同治以來粵省疊次奉諭旨爲之出兵助剿四夷所共知聞荷明示以綏藩之意則可直用其禦敵之謀願

皇上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召集各國駐京公使并令南北洋大臣召集諸國領事秉公會議開示信義宣列聖之寬大以動其心舉衆國之公法以破其詐各國公使暨領事豈無一二守正之人辨其曲直即法人之狙猾亦豈願以失和棄好捐津滬各口之利源幸而從之則戢兵不用之術也苟其不從則法國啟釁之罪也曲在法國釁在法國則可以宣示其用兵之意而彼不得以爲藉口之端用防邊之力於關外而我不受其害移防邊之師於江邊而彼不得議其事一朝有警朝發夕至然後可以救護其東京而無失緩之慮也顧廣東自廉州而西白龍尾玉山門諸處海岸迂險非十日不能抵海陽又四五日始能抵東京惟水師則自廉州冠山前發舟順風二三日可抵其海東府雲南之廣南開化雖與連境要皆其西北邊隅山谿險峻軍行難速若取道臨安府之蒙自由蓮花灘而南旬日始達其水尾等處又須八九日始至其東京惟自廣西入境皆可七八日達河內請以廣西兵二萬爲中路之師而廣東雲南各以萬人爲犄角若以廣東水陸之師自廉州而入雲南之兵出洮江而東而別以輪船守廣南順

化港口斷其首尾法人必無自全之理至劉永福籍本粵西爲賊首吳亞終之黨後與黃崇英構隙臣在廣西巡撫任內曾於越使回國時言其可用以辦賊後果就撫爲該國副提督曾以兵力拒戰東京今駐保勝州與滇邊河口相接應請 皇上密諭越王信用其人給其兵食並由臣等潛爲聯絡喻以忠義亦可以效指臂而助聲威第滇粵三路之師相去千里行有遲速勢難尅期並進轉致疏虞非其事權不能用命擬請 皇上於南北洋大臣內特簡一員駐廣西爲之督辦廣東雲南之軍並歸節制庶幾事權歸一聲息相通東西並進乘勢赴機可無違律失機之慮如南北洋大臣一時未便移動或即 命兩廣督臣爲總統大臣其形勢較爲利便於調度更易靈通是否有當均候 聖裁自諸夷通商以來江海衝要皆爲所伺其未開市者僅西南一隅若其遼據越南進規滇粵則楚蜀之藩籬盡撤即英俄之外患益深事關天下大計臣等愚昧亦不敢不盡其悽悽之誠惟雲南自平定叛回以來土瘠民窮財力殫絀臨安開化邊境其未經剿撫之黨往往逃出西貢趨附法夷怙患緝姦在在皆宜防豫舊制額兵僅復五城外惟練軍五千以之分布邊鎮尙形不足此次籌援出境務必增兵十數營方資調遣其兵餉所出爲數較多相需尤迫應請 旨飭下現協滇餉各省源源撥解以資接濟勿復仍前延緩并飭四川督臣於現協各款外另行增撥若干按月籌解來滇庶可以充軍實而備緩急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長佑又奏泰西諸國自於印度及新嘉坡檳榔嶼設立埠頭以後法國之垂涎越南者已久開市西貢據其要害同治十一年復通賊將黃崇英規取越南之東京聚兵合謀思渡洪江以侵諒山諸處又欲割越

南廣西邊界地六百里爲伊駐兵之所臣時在廣西巡撫任內雖兵疲餉絀盜未平即遣將弁出關往援法人不悅訐告通商衙門謂臣包藏禍心有意敗盟賴 毅皇帝聖明洞鑒諒臣愚忠乃得出師助剿內外夾擊越南招用賊渠劉永福以折法人沙曾之鋒廣西援兵分爲兩路左路則提督劉玉成一軍趨太原北甯以次進剿右路則道員趙沃一軍由興化宣光等處分擊賊黨直抵安邊河陽破崇英等巢穴盡殲渠魁奉國威靈將士用命幸得保其東境故法人寢謀不敢遽吞交趾者將逮一紀然臣每詢諸邊境商民知法人志在必得越南以窺滇粵之郊而通楚蜀之路夙夜惴惴懼其狡焉思啟所恃條約已定 國威日崇開埠之外當無異志乃昨八月二十九日接到兩廣督臣張樹聲來函云法國海軍卿請於其主增加越南水師經費又中寄橫濱書報稱於七月初九日見英倫西歷七月二十三日我六月二十八日發來電報云法國下議院議准籌借二百五十萬佛郎爲越南東京海灣水師經費軍餉既儲師行在邇十四日復見橫濱巴得利法文報云法海軍卿格羅愛現在逐日籌畫東京用兵之事所派統兵將軍本報館已知其名倭突尼斯案一結即可起程臣迭聽之下不勝惶駭竊歎法人果蓄志而遂謀嗜利而背約也又聞遣此謀者乃法人伯朗手般在越南西貢爲巡檢司開埠之後招徠土夷客民衆至百萬民情相洽物產日增東埔塞所招商民亦二百萬運米出洋歲百萬石所徵賦稅入西貢庫藏者歲計佛郎二百五十萬牧埔本荒蕪開成通衢車路方軌溝渠修濬越南素妖視東埔人今東人感法恩德願以六百萬口獻地歸附故伯朗手般以越南情形告其總統今富良江一帶法人已駛船

開市議湖上流以達瀾滄江通中國之貨結檣方諸夷以窺滇粵邊境築西貢至東埔
寨鐵路以避海道之迂繞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迹政治不修兵賦不足勢已危如累
卵今復興兵吞噬加以東埔之叛民勢必摧敗不可支拄巨案同治十三年法提督
鳴礮示威西三省已予法越南國王許於紅江通舟地險已失所立條約惟不肯予以
東京國岌岌恃此爲犄角今奪其東京即不窮極兵力圖滅富春已如贅旒不能自立
而况豺狼之性有不可測者乎臣以爲法人此舉志在陷取越南全境無疑既得之後
或請立領事於蒙自等處以攘山礦金錫之利或取道川粵以通江漢據泰西諸國通
商口岸之上游計狡志邪未有涯涘況滇中自同治以來平定逆回或殲或降其餘黨
之桀黠者類多潛竄越南嘯聚山谷或南奔洋埠爲法人役使不免告以軍情虛實邊
地情形故時有夷人闖入滇境以覘形勢倘法人遂覆越南則逆黨必借兇醜導之內
寇以逞其反噬之志今雲南地瘠民貧銅政未復疆宇孔棘兵餉維艱聞警憂惶罔知
所措或以爲西人惟利是營惟通商是亟則吐蕃求互市而我馬踐於汧渭之郊先零
盜牛馬而烽火徧於河湟之上不能徇其
一時之風聲習俗而以爲不我寇掠也

法人陷越東京毀其城而去

越匪蜂起法乘機陷東京劉長佑遣沈壽榕率師出關法

旋退砲毀東京城而去

十一月命出使大臣曾紀澤詰問法廷

紀澤反往詰辨議終不就

紀澤自光緒七年與法詰辨累牘連篇法置不理九年九月復遣書法外部曰本欽使於英九

月二十二日接到貴大臣是月十五日照會並貴國朝廷降旨所擬辦理越南東京事務條程據貴大臣稱於去年攻打東京時曾有貴欽使白君及直隸總督所議一切經奏明兩國朝廷云云但貴大臣所言係從去年十一月到今之事至從前之事未嘗一言提及此何以故查越南於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以前東京之地物阜民康從無擾亂自我同治十二年貴邦至東京通商後民不安堵變故頻生致有去歲之事本欽使於三年前曾照會貴大臣謂貴國欲在東京干預一切事將來必有弊端貴國置之不理嗣於去歲六月十四日又照會貴大臣以爲此事關繫實大貴國務當三思嗣後屢次行文貴大臣總置不答直至本年上月貴國內閣大員始議其事我國朝廷以貴邦遲遲至此其滋不悅惟本欽使以既經議及頗深忻慰閱貴國所議條程中有不損兩國之權不壞兩國之利云云乃議自沿海經線二十一二十二度起至紅河之西老撾之北爲止依此緯線北爲中國地界該處一帶據貴國已准不駐兵不開仗矣惟南界尙欲另議據云中國亦不能在該處駐兵並增築砲臺一切之事仍歸越南官員管

轉倘有匪徒肆亂於兩國交界有不妥之處兩國須商議或合剿或分剿事平後各即退師不准駐紮一兵一卒至紅河上游之雲南蒙自縣地方欲開通商口岸與中國各海口無異云云本欽使已將此條程奏明朝廷我皇上即飭本欽使照會貴大臣此議斷難允許蓋以越南本屬中國理當全境保護况東京與中國交界華民之在該處貿易者實繁有徒紅河一帶向爲中國船隻往來必由之路實與越南利益均沾一氣相生之地在貴國以爲中國祇圖保護雲南交界殊不知中國原顧大局越南是中國藩服焉不干預其事然本欽使以上所云前者屢次照會俱已言之而貴國所議條程中并未提及恐貴大臣或已遺忘不得不再行預告蓋貴大臣若非遺忘斷不出此條程耳但本欽使之再四而貴大臣終置腦後竟若不聞衡諸事理恐亦難辭其咎耳至中國朝廷所以不能允許貴國所議條程者原無足怪蓋此條程不過欲中國不預紅河南界之地及許雲南蒙自通商二者而已如此而欲中國允從豈非將二百年服屬之全境唾手而與貴邦乎貴國條程中所云不損兩國之權不壞兩國之利今如所議貴國誠獨得權利矣與中國則大損大壞焉據本欽使所見若非依照同治十二年前越南爲中國屬國他國不得干預或所議條程中國得以統轄越南全境并無專管紅河之說斷不能從惟中國朝廷未嘗不欲降心以就但據所議兩條中擇之或者第一條所言西至老撾地方作爲越員自管中法兩不干涉之處中朝勉改二百年藩服之制姑即貴國所議條程由南經線二十度至廣平關一帶地方爲界而以紅河爲通商口岸與中國通商各海口一例其埠頭則祇准設於桑台對河之豐和關將來貿

易日盛或再商量推廣似此或可允從若必如貴國所議於蒙自通商以老邊爲界則中國實不能曲從也以上本欽使所議貴大臣如能俯從實兩國如天之福至欲於此外別籌他策則本欽使無能爲役中國朝廷亦斷難遷就矣再者越南地方民情與貴國風俗實不相同況中國邊疆苗民雜處將來難保不往東京與貴國商人滋生釁隙所望貴大臣三思之

紀澤於十月二十日又照會法外部大臣費禮謂越南服屬中國已二百餘年冊封貢獻克盡以小事大之禮普天下皆知同治年間越南北境一帶盜賊潛滋我中國特命將出師爲之驅除盜賊如李揚材等一律蕩平十年之中常常如此所用兵餉不下數百萬原爲保護屬國起見亦普天下共知乃法人不知何故忽興師攻取越南海防河內南定等處我中朝大皇帝念切睦鄰不肯遽傷友誼願與法國從容商議而法人置若罔聞乘越王新喪要盟立約中有一款謂越南不得屬中國故特告天下各友邦共評此理數百年屬國可以棄而不顧否中國不願與法國失和倘法國亦同此意則仍可彼此互商妥議其事今觀法國不願交誼辦理不公於中國兵丁所戍之國敢於相攻是法國自欲失和也蓋中國既有兵戍守法兵往攻自必與之交戰則兵端由法開之其咎惟法人任之兵連禍結大傷和誼中國均不受其咎也特此咨請轉達貴國朝廷察奪十月二十三日法國外部大臣復書云前曾呈有一函於來函未到之先已逆料及此中國謂越南爲其藩屬以是爲榮我法國亦不欲壞其榮名惟法國欲保護越

南中國亦不阻我保護之權則此事可以妥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我國與越南立約簽名之後中國之兵亦即撤還是兩國均深喜悅但自是以後越南盜賊繁多照所定保護章程若有未足繼知中國總理衙門調兵前往北甯我國因思和約內本有可以添兵至越南各處之說故亦添兵到越蓋欲照和約辦理我國理應保護本國之兵并欲報戕殺我大將之仇且欲保護越南俾得永遠太平使各國均此通商故欲更取數處新地今年在順化重與越王立約因九年前立約之後越王不能善爲遵辦故此重爲立約欲其遵照前約此事於中國並非新翻花樣法國之保護越南非自今年起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已然現惟重堅舊約而已乃因東京一事本國與貴國有不洽之意前此來往文件可知本國之心本國願與貴國妥爲商議本大臣與貴大臣相見數次當亦深知我心本大臣與前大臣同此一意沙理抹納古大臣七月二十五及八月十五兩次函致貴大臣皆云此事必須妥商兩邊皆不失顯名本大臣於十月十八日又函致貴大臣可知本大臣之意深願中國勿因我國有兵在彼而誤會其意我國之兵亦不欲與貴國之兵相見於行陣之間接貴大臣交來文稿中國誠心欲和若不照本大臣前此與大臣相商之法則殊覺爲難來稿有謂我法國不公之意恐此言係繙譯之誤若照此言不能責我法國蓋本國駐京欽差曾有電報傳來其中並無斯語也十月二十五日紀澤又致法外部大臣費禮函云本大臣與貴大臣辦理東京一事時時留神惟恐兩國或有誤會之意貴國所云與我國之兵在河內一節未識本朝可能允許但貴國言急須駐兵於越之桑台洪化北甯等處貴國既云願與中國不失和好何

以又欲駐兵其處殊難索解本大臣若不向外人探訪則貴國之意更不能明本大臣明知貴國議院所議之事辨論之言錄入公文頗爲未便但前大臣曾於七月二十五日致函本大臣云及議院所議欲以錄入公文本大臣亦已計之十月初一日議院議事之時貴國相臣創言近來法國欲整頓屬國故以東京用兵爲急前任相臣所擬定攻取越南等事皆深爲合意并言欲固東京奄有紅河兩岸攻桑台北甯等地在貴國固爲得計但本大臣以此意告知本國莫不惋惜咸以爲法人又出新意前此僅爲越王不遵和約之故今則又翻花樣人人共知前貴國外部大臣巴的里迷因接本大臣照會曾覆本大臣一函言及法國止欲越南遵依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所立和約一切奉行而已即貴國干卑德弗禮細杜格刺三大臣亦皆同此意若照貴國相臣所言前任諸大臣皆以攻取東京之事爲然則本國與貴國三年以來所商議東京諸事皆屬無濟本大臣聞此說殊深戚然既聞此說貴國之意從此可以曉然目下貴大臣大異從前深喜保護小國今則名爲保護而遽取其地現在本大臣惟願與貴大臣以公文來往之言爲信而不以相臣議院之言爲是故本大臣宣明本國之意決不肯以東京歸之法國也又十一月初一日法外部大臣費禮照覆曾侯十月念五念七兩次來文其略曰本國現在欲取洪化北甯地方殊爲汲汲來函云十月初一日議院所議之言爲不合謂我法國另出新樣並云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與前大臣巴的里迷曾言法兵往東京不過欲越王遵依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之和約等語請細爲剖白本國之意實無變異惟照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所立和約辦理一切悉與和約相合嗣因欲從